

第 1 章

國曆二月十一日，農曆正月十五，星期六，元宵節。

天微寒，夜幕剛剛拉下不久，四處可見提著雞形燈籠的大小朋友，這兒是北市一座十分著名的廟宇，亦是臺灣的地標之一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香火鼎盛，遊客、香客絡繹不絕。

廟外，易楚珩一身手工訂製西服與皮鞋，微抬著頭，眼神清冷、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裡，隔著一段距離望著廟宇宏偉的正門，猶豫著要不要入廟參拜，將近一九〇的身高以及天生的王者氣息，讓人不敢輕易靠近。

他為什麼要來這裡做這一件連他自己都覺得很荒謬的事？易楚珩再一次自問著，心裡十分糾結，可想起自農曆年開始遇到的一連串衰事，他自信的肩頭垮了。隨便舉幾個例子，大年初一，他不知道吃到了什麼不新鮮的東西，得了急性腸胃炎到醫院掛急診；大年初五，他的車好端端停在公司的地下停車場，不曉得是哪隻瞎貓，竟朝他的車肚子撞出一個大凹洞，害得他只能暫時用公司車代步；大年初十，他最理想的床伴傳了一則簡訊給他，說她要嫁人了，請他不要再跟她聯絡。很不順，他這陣子真的很不順心，不過沒關係，有句話說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他大可不必在意，直到今天中午，他收到美國大藥廠 **MST** 傳來一份暫停簽約的傳真。

這是他就任易天製藥總裁以來，爭取到的最大一件外商投資案，只要雙方成功結盟，不只可以從此奠定他在易天的地位，更可將易天的事業版圖從亞洲拓展到全世界，但 **MST** 竟毫無預警且僅用一份傳真便單方面喊卡，怎不教已準備好簽約事宜的他錯愕？他又怎能不趕快急思對策，設法與對方重啟合作協商？

他同時也想到了當他因急性腸胃炎躺在病床上吊點滴時，他的好友郭益安打來慰問他的那通電話—

「楚珩，不好意思，我媽說過年期間不宜到醫院探病。還有，我媽也千交代萬交代，叫我一定要轉告你，說今年是我們的本命年，太歲當頭，無災恐有禍，事業運、感情運、健康運……什麼運都不佳，叫你出院後快去廟裡安個太歲，最好再點幾盞燈，保佑你今年可以平平安安、順順利利的度過。」

他當下當作一則笑話聽聽，完全不放在心上，但看看現在的他，莫名其妙背到一個不行，他還能再不信邪嗎？這麼想著，易楚珩邁出了步伐，但當他走到廟宇的門口時，他還是猶豫的停下腳步……

「啊！」

真的是衰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別多。童家家不小心跟急著入廟的福態阿桑擦撞，整個人往前撲，眼看止不住腳就要撞到人，她本能的伸手一推，利用眼前像是一棵大樹的男人「剎車」。

不似一般人在春節期間身上多少穿戴一點增添喜氣的紅，或是身著色彩明亮一些的新裝，童家家今日依然是一身舊舊的黑保暖衣、黑毛衣、黑外套、黑牛仔褲與黑布鞋。

她今年二十四歲，髮長及腰，五官清麗，身高剛剛好超過一五〇，本該是個清秀

小佳人，無奈旁人看到她，十個有九個半會覺得她還沒轉大人……是的，她最常被問的一句話就是一妳高中畢業了沒？

關於自己老是被小看好多歲這事，她一開始是有點氣，長得嬌小可愛又不是她的錯，為什麼要白白受這個氣？可隨著年齡增長，發覺被人誤會年紀小好處多多，她反而樂見其成，有時她甚至會主動與人開起這個無傷大雅的小玩笑，一來可當作生活的調味劑，二來也可當成保護自己的一道防線，尤其是自她去年一個人北上打拚之後。

忽然被人從後面一推……或許說是被人當成剎車板，易楚珩很自然的往前踏了一步，被半推半撞地跨進了那道他遲遲跨越不了的門檻。

童家家站穩之後，立刻鬆開雙手，繼而退後一小步，不停向易楚珩鞠躬道歉，「對不起、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撞你的，對不起。」

清脆的女聲從背後傳來，易楚珩轉過身想告訴對方沒關係，就見那位頻頻向他致歉的小姐垂得低低的頭顱，撞到他的是個小朋友？

久久等不到對方答覆，仍低著頭表示歉意的童家家好奇的抬頭、抬頭、再抬頭，直到看清楚易楚珩的臉，才知道原來對方正看著她發呆。

哇，她是時來運轉了嗎，不然怎麼會去撞到一個這麼帥氣的男人？童家家在心裡暗暗驚呼，眨了眨眼睛，確定不是自己眼花看錯。

哦，不是小朋友，是一個眼睛大大、個子小小，長得很可愛也很有禮貌的……應該是女高中生吧？易楚珩心忖，想說沒關係，但他還來不及開口，便見那一張超級卡哇伊的小臉露出一個超級卡哇伊的笑容，再超級卡哇伊的偏頭張開小嘴，「大叔？」

大叔？猶如迎面被一計鐵拳擊中般，易楚珩不由一陣暈眩，他錯了，她不是一個有禮貌的女生，是一個超毒舌的壞孩子。

見童家家仍陪著笑臉等待自己的原諒，不想再被她的毒舌傷到的易楚珩，快快開口打發她走，以免自己的男性自尊二度受創，「沒關係。」

終於獲得諒解，童家家再向易楚珩點個頭致歉，才安心的走進廟裡參拜，易楚珩這也才發現自己已走進廟裡。

由於他沒參拜的經驗，也不好意思向廟方人員詢問，看見童家家一派輕鬆的往正殿的方向走去，一副就是很會拜拜的樣子，他考慮了一秒鐘，決定暫時把自己的男性尊嚴擺一旁，跟著剛入廟的她一起拜。

見她雙手合十站在大殿前方，他也跟著雙手合十站在她的左後方一點點，心裡好不納悶，不用擺貢品，也不用點香和燒紙錢嗎？他偷瞄了下前後左右確定著，好像是這樣，只不過參拜的方式有些不同，有些人是三跪九叩。

跟著童家家在廟裡拜了一圈後，易楚珩理所當然的等著繼續跟著她去求籤，卻見她往廟外走，逼得他不得不出聲攔下她，「小姐，妳不求籤嗎？」

聞言，早緊張到一顆心提到喉頭的童家家這才安下心來，頓時一陣腹誹，厚，不會拜就早說嘛，幹麼一句話都不說一直跟著她，害她以為自己又遇到怪叔叔了，差點沒嚇死她。

「今天不開放求籤。」童家家好心的告訴他，心想他大概是不想麻煩家裡的長輩，才會自己一個人來廟裡瞎子摸象吧？

一聽，易楚珩明白了，沒關係，反正他最主要是來安太歲的。他有禮的再請教道：

「那小姐知道要去哪裡點燈安太歲嗎，還有，功德箱在哪裡？」

再聞此言，童家家更加確定自己的猜想，而他既然不是一個怪叔叔，一向熱心助人的她便沒理由不幫他這個小忙，遂點頭道：「需要我帶大叔去嗎？」

易楚珩太陽穴一跳，拜託，可不可以不要再叫他大叔了？他還沒有做好要變成一個大叔的心理準備。

想歸想，但在童家家面前，易楚珩也不得不服老，他迅速調整自己的心態，坦然的回道：「如果不麻煩小姐的話。」

童家家笑著搖搖頭，心忖，她才要感謝他給自己日行一善的機會呢。「請跟我來。」話落，她帶頭往前走。

她帶他去一個服務臺樂捐，再帶他去求來一張安太歲的符咒，就這樣，沒了！

易楚珩頓覺有些空虛，不禁再開口向童家家求助，「小姐，請問妳什麼時候會去別間廟拜拜？」他很衰，才拜這樣怎麼夠？

童家家笑笑，想著他大約也和許多人一樣，不習慣這麼環保的參拜方式，會覺得自己對神明不夠有誠意。

「心誠則靈。」她笑著說完，腳跟一旋，一邊快步走一邊喜孜孜地想著，她這次要請阿輝伯吃什麼呢？嗯……還是像從前一樣，讓阿輝伯自己選吧。

她說走就走，易楚珩頓時沒了主意，現在怎麼辦？他才正想著，便有人從背後輕拍著他的肩膀。

轉過身，他看見一個滿頭白髮、身穿道袍、蓄著長鬍鬚的老人。

「老人家，您叫我嗎？」

老人一手負於身後，一手捋著他的長鬍鬚，臉色十分凝重的說：「年輕人，我看你印堂發黑、眼泛血絲……」他搖搖頭，口氣很沉重的又說：「大劫，你今年肯定有大劫。」

「我有大劫？」易楚珩擰眉，半信半疑，「什麼大劫？」

「天機不可洩露，但我看你剛剛拜得很認真也樂捐了不少錢，可見你是一個很虔誠的信徒，我就給你提個醒吧。來，把你的雙手給我。」

易楚珩伸出雙手，老人抓著他的左手看看、右手看看、再兩隻手併在一起看看，好一會兒才抬起頭說：「你虛歲三十七、生肖屬雞對吧？」見易楚珩點頭，他才接著說：「快去娶一個生肖和你一樣屬雞的女人來轉運，不然別說你的健康、事業會亮紅燈，就連你的命也……總之，若你想平安順遂、大吉大利的度過今年，就……」

說到這兒，老人突然眸光一閃、身子一伏，咻地消失在大殿裡。

易楚珩才納悶老人怎麼話說到一半就丟下他閃人了，便見幾名廟方人員帶著一臉歉意從他的身邊跑過去。

發生了什麼事？他不解的左右張望，覺得自己今天遇見的怪事還真多，先是遇到

一個心腸好卻不長眼的小不點，再遇見一個指稱他今年有大劫的神祕老人，現在又……

沒再想下去，易楚珩甩甩頭，甩掉腦中那些怪異的事情，跨步離開廟宇。

話再說回那幾名從易楚珩身旁匆匆跑過的廟方人員——

「阿輝伯，都跟你說過幾百次了，不要跟香客亂說，你怎麼都說不聽呢？」廟方人員甲很無奈的說道。

阿輝伯，就是剛剛和易楚珩說話的那個老人，被那幾個追趕他的廟方人員團團圍住，但他不慌不忙不害怕，還高高地抬起下巴，振振有詞的對眾人訓示道：「我是關聖帝君轉世，看見我的信徒有難，怎麼可以不現身幫忙？」

「阿輝伯！」廟方人員乙哀叫，覺得老人的幻想症更嚴重了，「你只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，不是……」

「胡說！」阿輝伯斥道，「我是奉了玉皇大帝的旨意，下凡來為侍奉我的子民消災解危，我……」

「是是是。」廟方人員丙連聲附和，只想趕快哄走這位老人家，免得更多無辜的香客遭殃，「您說什麼都是。肚子餓了吧？廟後有信徒買給您的熱食，您得快去吃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」

再一次，阿輝伯笑呵呵的被廟方人員架走，說到底，他只是一個生病又無依的可憐老人，若不是他精神不正常到造成廟方的困擾，廟方也不會防他像是防賊似的屢次驅趕他走，不讓他在廟裡多作停留。

走出廟宇的易楚珩站在馬路邊想攔一輛計程車回家，卻怎麼也忘不了老人對他說的話，因而一直默默佇立著沒動作。

要平安度過今年，要娶生肖屬雞的女人來轉運？他今年三十六歲，往上就不必了，同齡的……他不記得身邊有哪個未婚女性和他是同齡的，往下是二十四歲，這個年齡層上下的未婚女性他認識的就多了，哪一個剛剛好是二十四歲，又不會坐上易太太的位置後就賴著不走了呢？

這麼想著，易楚珩的腦海裡也同時轉過無數張女人的臉，卻沒一個可以令他百分之百安心娶回家供起來一年的，他不由得重重的嘆了一口氣，卻聽見兩聲嘆氣聲，他下意識往另一個嘆氣聲的來源望去，是那個小不點！

一聲嘆、兩樣情，童家家是因為找不到阿輝伯一起吃晚餐、怕他又餓肚子而心疼嘆息，發現竟有人和她一樣站在廟外面唉聲嘆氣，她好奇的轉過頭，想看看那個人長什麼樣子。

是那位大叔！她驚喜的瞠眼暗叫，繼而朝易楚珩莞爾一笑，他們還真有緣，又遇見了。

「妳的生肖屬什麼？」語畢，易楚珩才發覺自己說話了，而且還是這樣沒頭沒尾的問題，他正覺得有些尷尬，但沒想到女孩回答了他。

「雞。」

一聽，易楚珩好不吃驚，他以為她頂多十八歲，沒想到她已經二十四歲了。

童家家很自然的反問：「你呢？」

「也是。」

這就難怪了。童家家釋然的點點頭，原來他們是同病相憐，難怪他們會有緣千里來相會，還二度偶遇。

易楚珩解讀著她的表情，「妳也很背？」

「開工第一天就失業了，你說呢？」童家家笑笑地回答他，心裡卻是滿滿的苦楚。連續領了半年的半薪，也沒有年終獎金，虧她那麼相信陳姊，陳姊竟然趁放年假把美甲屋搜括一空跑了，現在她的戶頭剩下不到百位數，皮夾裡也沒剩幾張小朋友，再找不到工作，她下個月就要喝西北風了。

是的，童家家是一個美甲……她自認尚未出師，所以還是個學徒，而她口裡的陳姊就是她老闆陳栩好。

她屬雞又失業？這麼剛好，這不是天賜的良機是什麼？沒有遲疑，他先遞上一張名片表明自己的身分，才開口邀請道：「方便找個地方談一談嗎？」

童家家接過名片一看，易天製藥！這間藥廠她知道，是一間很老的大藥廠，它有一款感冒糖漿很出名，她過世的外公、外婆就是愛用者，好像是前年吧，這間藥廠出產的幾項藥品被衛生署抽檢出成分不實，公信力因而大減，直到去年推出一款標榜純天然無副作用的瘦身產品大賣，信譽才漸漸恢復。

直覺易楚珩是想介紹自己到易天工作，童家家看了名片上的公司名稱後，便沒再看下去，她笑著婉拒，「我的興趣不在這裡，不過還是謝謝你。」

「我不是要請妳來易天上班。」易楚珩表明。

「那是要做什麼？」

「這裡不方便談。」

童家家猶豫著，低下頭再看著名片，卻被他的職銜嚇了一大跳，「總裁？你是易天的總裁？」她難以置信的瞪大了眼睛，這是騙人的吧？她竟然運氣好到去撞到一個大總裁？

「妳可以上網查證一下。」

他敢叫自己上網查驗他的身分，那就表示他沒有說謊，不過，凡事小心一點總是好的。童家家就這樣當著易楚珩的面，拿出手機上網驗證他的身分是否屬實。

不查還好，這一查……哇，連續好幾頁的緋聞，看得她眼花撩亂，有名媛、有名模、有名伶，童家家一邊看著手機螢幕驚嘆，一邊想著她終於否極泰來了，管他想和她談什麼，他是一個大總裁，肯定認識不少開美甲店的老闆，等談完之後，她就臉皮「結厚厚」，拜託他幫忙引薦一下，對，就這麼辦。

思及此，童家家把易楚珩的名片和自己的手機收到包包裡，才抬起頭笑看著他，「大叔想去哪裡談？」

易楚珩猜想她可能和自己一樣還沒吃晚餐，於是反問道：「妳想吃什麼？」

童家家想也沒想便答：「牛排。」不是她看易楚珩是個有錢人想訛詐他一頓，而是她真的想了好久好久，才會就這麼脫口而出。

易楚珩點頭，隨即伸手攔下一輛計程車，讓童家家先進去，自己才坐進去。

半個小時後，兩人來到一間知名的西餐廳。

「我們坐包廂可以嗎？」易楚珩尊重的問道，他要和她談的事情，最好不要給第三者聽見。

童家家不置可否的點頭。

兩人隨著服務生的帶領來到包廂坐下後，易楚珩做主點了兩客牛排，待服務生退下，他才又開口，「妳還沒自我介紹。」

「我叫童家家，今年二十四歲。」說完，她禮尚往來的遞上自己的身分證給他看。易楚珩接過，確定了童家家的身分後，把證件遞還給她，同時道：「吃完主餐再談？」

童家家再一次點頭。

餐點很快就送上來了，聞著牛排香噴噴的味道，童家家的口水都快流下來，「大叔，那我要開動了哦。」

易楚珩點點頭，也拿起刀叉用餐，看著童家家吃得好認真、好滿足的可愛模樣，他不得不說，雖然明知道她已二十四歲，但那清純可愛的樣子，還是教他很難不把她當成小妹妹。

須臾，待服務生收走餐盤離開包廂，童家家立刻問：「大叔想和我談什麼？」

易楚珩沉默了幾秒，才道：「我需要一段為期一年的婚姻。」

一聽，童家家可愛的笑臉登時皺成一團，「大叔的意思是要我和你假結婚？」收回、收回，她要收回前言，他是一個怪叔叔，如假包換的怪叔叔，還有，她撞到他才不是好運，是噩運，是她自開春以來最大的噩運。

「對。一個月一百萬，合約到期，我一次付清。」細節再談。

一年一千兩百萬？童家家忍不住倒抽了一口氣，她這輩子還沒見過這麼多錢。

「為什麼是我？」她是一定不會答應的，但她很好奇，因此她便開口問了，心裡想著他們是陌生人，他找她假結婚不是很詭異，也很沒有保障嗎？

易楚珩勉為其難回答她這個問題，「我需要，妳正好出現。」

「你為什麼需要一段為期一年的婚姻？」童家家追問，想到一個最普遍的答案，是因為他的父母或是他的爺爺奶奶生病了，他想替他們完成最後的心願嗎？

「這妳就不必知道了。」

「哦，那對不起，大叔，我必須拒絕。」

「沒關係。」她立刻答應他才會覺得奇怪，況且，他本來就是在碰運氣，再者，這一段脫軌的劇情並不在他今晚的計畫之內，因此她的拒絕易楚珩全然不以為意，「妳要吃完甜點再走嗎，還是……」

童家家搖頭站起來，「對不起，大叔，讓你破費了。」

「不會。慢走。」

童家家再向他點個頭，才背起自己的包包離開。

她走後沒多久，易楚珩也結帳離開西餐廳。

一週過去，易楚珩必須說，他去廟裡求來的那張安太歲的符咒似乎沒什麼效用，因為他仍是諸事不順、衰事不斷。

晚上七點，易楚珩位在信義區的豪宅裡，易楚珩與郭益安各坐在一張沙發，桌上

擺滿郭益安從家裡打包來的美味，以及易楚珩早準備好的一瓶頂級紅酒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郭益安大叫，覺得好友簡直是瘋了，「我媽是叫你去廟裡安太歲、點個燈擋煞氣，不是叫你利用假婚姻來轉運好嗎？」

「小聲一點。」易楚珩一臉的無所謂，又夾了一塊郭母拿手的燉牛肉送進嘴裡，「反正又沒成功。」

「你都不怕那個小姐告你哦？」郭益安是一名律師，想到的第一件事當然就是與法律有關的問題，他與易楚珩是當兵時認識的，兩人因臭味相投漸漸變成好友，他已婚，育有一男一女。

「她要告我什麼？」易楚珩輕啜了一口紅酒，「拐騙？騷擾？」

又要無賴。郭益安再一次被老友氣到無力，發洩似的喝了口紅酒後，他懶散的靠向椅背，環起臂、蹺起腳不可思議的說：「不過那個小姐也真勇敢，竟然敢一個人跟你走？」

好友擺明了損他，易楚珩抗議道：「拜託，我有給她名片，還請她上網查證好嗎？」

「所以我才說那個小姐真勇敢啊。」郭益安撇撇嘴又說：「她看到你那一串落落長數也數不完的風流史，還敢一個人跟你在包廂獨處，都不怕你會起邪念，趁機辣手摧花嗎？」

「喂！」易楚珩橫了他一眼，想著好友是沒看到童家家本人，他要是看到童家家本人，他就不會這麼說了，「你說反了吧，是我應該比較怕她妄想飛上枝頭變鳳凰，借機投懷送抱才對吧？」

「是是是，你是一個超級有價值的黃金單身漢，她只是一個失業的小資女，你好怕被她賴上。」沒再抬槓，郭益安正色道：「說真的，楚珩，就算你想假結婚，找一個二十四歲的小姐……你不會覺得自己太沒品嗎？」

「不然咧，你要我往上找嗎？」

「那倒不必，至少找同年齡的嘛，比如說……」郭益安說了老半天，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，最後嘆了口氣，「你是對的，咱們往下找。」他還真想不到，他們有認識哪個未婚的女性友人今年是三十六歲的？

「其實這是一筆不錯的買賣，一年後她才二十五歲，有了那筆錢，不論她想做什麼都可以。」

「話不能這樣講啊，離過婚對女人來說很傷，不像男人，就算離過一百次婚，只要口袋麥克麥克，照樣無盡增值。」郭益安說句公道話，離婚的女人他見多了，要花很大力氣才能站起來。

「所以啊，她一拒絕，我就讓她走了。」易楚珩一頓又說：「要不是一切都安排得那麼剛剛好，我也不會真那麼做。」

「你真的相信那老人說的話？」

「無所謂相不相信，只是覺得試試也無妨。」

郭益安知道易楚珩近日的壓力有多巨大，才會連這麼迷信的事，超鐵齒的他都悶著頭幹，「美國那邊……還是不回覆你的電話？」

「嗯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要再親自過去一趟？」

「不好吧？你爺爺跳過繼承順序推你上位，你叔伯到現在都還不甘心、小動作不斷，你再唱空城，不等於將易天拱手讓人？」

說到這，易楚珩就想嘆氣，「易天是我爺爺一生的心血，我也沒有意思要一個人獨佔，但他們實在是……唉，也不知道他們的腦袋在想什麼，竟然為了節省成本買進有瑕疵的藥材，搞到爺爺得拖著病體親自出面公開向社會大眾道歉、賠償不說，還毀了易天多年建立起來的信譽。」

「幸好你爺爺還有你，那些難關都過去了。」郭益安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。黑掉的企業要洗白不容易，也幸得易楚珩夠魄力，把有問題的藥品全部回收，再推出新的主流產品橫掃藥妝市場，這才讓易天起死回生，重新在製藥界站有一席之地。

「但是我一個人扛得好累，益安，如果我扛不起來了怎麼辦？」易楚珩也不想這麼唱衰自己，他的父母因飛機意外雙雙離世了，他又沒有半個兄弟姊妹可以依靠，真的覺得自己好孤單。

「不會啦，你只是一時不順，熬過去就好了。」之前更大的難關他都安然度過了，沒道理這一次會過不去。

「益安，你來幫我好不好？」易楚珩再一次提出請求。

「楚珩，不是我不幫你，製藥我完全外行，你也知道，我媽就希望我本本分分做一個好律師，把我的家庭照顧好，這也是我想要的。」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夢想，而他的夢想早圓了，他只想繼續這樣走下去。

兩人相交多年，郭益安的心易楚珩又怎麼會不明白，「抱歉，又為難你了。」

「是我野心太小，才會把握不住這個功成名就的好機會。」

「呸。」易楚珩輕斥一聲，很不甘願的承認道：「律師界誰不認識你郭大律師，你靠自己就已經夠功成名就了好嗎？」

「厚，你終於承認我的實力了哦？」

易楚珩先賞他一記白眼，才言歸正傳，「如果我真的找到一個願意和我假結婚的女人，所有細節你負責？」

「那有什麼問題，這是我的本行，念在你是我多年老友的分上，律師費收少少就好。」這是玩笑話，聽聽就好，千萬別當真啊。

「最好是收少少啦。」易楚珩笑著舉起酒杯，郭益安也笑著拿起酒杯與他輕輕一碰，兩人把酒話當年，聊得好不歡快。

同時間，另一頭，童家家的租屋處。

「家家，真的很抱歉。」房東太太再一次滿懷愧意的說。若不是她和老伴就靠出租這幾間套房吃飯，她也不會想請家家這麼乖巧的好房客退租。

「房東太太，您千萬別這麼說，您讓我積欠了那麼多個月的房租，我已經很感激您了。」童家家由衷的感謝道，她隻身北上謀職，多虧遇到這麼好心的房東太太，她才能有一個溫暖的窩，可以安穩的過日子。

「房東太太，扣掉押金，我還欠您……」

「不急。」房東太太打斷，「剩下的那些租金妳慢慢還就好。」

「謝謝您，我一定會還的，還是我寫一張借據給您……」

「不用了。」房東太太再次打斷她，「妳就像之前付我租金的時候一樣，匯到我的帳戶就好。」

「好，我會在月底前把套房空出來。」

「家家……」房東太太不捨的握著童家家的手，心裡想著，家家就像她的孫女一樣，她一定會很想念家家。

童家家展開一個甜美的笑靨，安慰擔心她的老人家，「您和房東先生都要好好保重身體，我就不去和您們說再見了。」

房東太太點點頭，又緊緊抱了童家家一下，才依依不捨的離開。

關起家門，童家家環顧著這個她住了一年的家，離開這裡，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去哪裡，不過她有手有腳，肯定不會餓死。

她盤起腿坐在地板上，拿出手機上網尋找工作，她知道以她目前的狀況，她沒資格挑工作，但非到萬不得已，她還是會朝成為美甲師之路邁進。

第2章

連續好幾天，由於童家家都沒有收到面試通知，她只好厚著臉皮拿著自己的作品集，到每一間她投過履歷表的美甲沙龍毛遂自薦。

大環境不好，一般小型的美甲屋不是個體戶，就是幾個興趣相投的好朋友合資，根本不需要再額外聘人手，她連投履歷表的機會也沒有，陳栩好的美甲屋就是屬於這一類，而大型的美甲沙龍重視的不只學歷還有證照，她卻兩樣都沒有，自然在第一關就被刷掉了。

這幾日，她拜訪五間美甲沙龍，至少有三間會把她直接請出去，剩下的那兩間也只是稍微和她談一下話，便請她回家等消息。而眼下這一間，是她今天拜訪的第五間，也是唯一一間請她到會客室和店長面談的，前面四間她只走到櫃臺，就被櫃臺小姐直接請出門了。

炫采美甲沙龍是全臺數一數二的連鎖專業美甲店，童家家此刻正坐在一間裝潢得十分時尚的會客室裡，緊張地看著正在審閱她作品的店長許蘊菁。

許蘊菁今年三十三歲，裝扮入時，一看就是能力很強、走在時代尖端的女性，童家家一直很羨慕像許蘊菁這樣的女性，不只是因為她們擁有一切她所沒有的外在條件，更是因為她在她們身上看到滿滿的自信，以及永不妥協的奮鬥精神。

「童小姐。」閣上童家家的作品集，許蘊菁抬起頭來，一臉認真，並沒有因為童家家不夠體面的外表而輕視她，「妳的作品我很滿意，但我們是一間專業的美甲沙龍，妳不是相關科系畢業又沒有證照，所以很抱歉，我不能錄用妳。」她欣賞童家家的才華，但公司有公司的規定，就算她是店長，也不能不遵守。

「店長，拜託您，我一定會認真學習，請您給我一次機會。」童家家很誠懇的請求，她知道這是一個凡事講求證照的時代，她也早計畫好今年要去考美甲證照，誰曉得陳姊會……唉，她也很無奈啊。

見童家家如此懇切又積極，許蘊菁凝神考慮了會，覺得童家家是個可造之材，就這樣放棄她太可惜了，於是通融道：「童小姐，妳看這樣好不好，妳先去考取二

級證照再來找我，我保證一定錄用妳。」

果然還是不行，童家家勉強一笑，「謝謝店長。」

「不客氣。」許蘊菁頓了會，好人做到底的又說：「童小姐，希望妳下次再來炫采的時候，我能夠看到妳更專業的一面。」見童家家似乎不太瞭解，她再說得具體一點，「妳應該也知道，妳的外表看起來比妳的實際年齡小了许多吧？」

當她看到童家家的第一眼時，真的有點兒被嚇到，不施脂粉不說，還穿得很隨興，不過這都還是其次，有人天生高成熟，十八歲看起來像二十八歲，有人天生嬌小可愛，二十八歲看起來像十八歲，而童家家就是屬於後者，且情況是偏嚴重的那種。

見童家家點頭，許蘊菁才接著說：「我們是服務業，第一印象很重要，過分年輕會令客戶無法產生信賴感。以妳來說，妳的個子嬌小，就更需要穿高跟鞋來襯托自己，妳的樣貌可愛，就得靠化妝來增加自己的成熟度，娃娃頭不是不能剪，但稍微染燙一下會更好，還有妳的穿著……童小姐，我說這句話希望妳不要生氣，妳乍看真的很像童工，我想，任何一位老闆都不會想聘用這樣的妳。」

聽完許蘊菁給自己的建議，童家家心中只有滿滿的感激，也不禁要想起陳栩好，陳姊也曾經對她這樣說過，她也不是不曾像許蘊菁說的那樣打扮過自己，只不過……唉，只能說有一好沒兩好，在第三個常客發現自己的男朋友竟看著她流口水，當場翻臉從此未再來店裡光顧後，陳姊決定讓她還原本色，對，就像她現在這般容易讓人無視的樣子，當然，壞人除外。

童家家微笑的站起來，收回自己的作品集，覺得自己短時間內做不到許蘊菁的要求，所以她也不敢向許蘊菁承諾什麼，不過如果有機會的話，她非常願意在許蘊菁的手底下工作。

「謝謝店長，再見。」

她會再來嗎？許蘊菁看著童家家離去的背影，有預感她會再見到童家家，因為她在童家家身上看到一股不向環境低頭的堅毅韌性。

走出炫采，童家家心中不無失望，被拒絕了這麼多次後，她才發覺自己當初有多幸運，陳栩好竟願意錄用毫無美甲經驗的她，且一路不藏私的栽培她，甚至把她當成自己的妹妹一般疼愛，教會她所有媽媽應該教她、卻沒教過她的事。

童家家知道自己差不多快山窮水盡了，但她仍然不放棄希望，繼續堅持追逐自己的夢想，屏除腦中的雜思後，她挺起胸膛、帶著決心，往下一個可能的工作機會前進。

易天製藥。

下班時間已過，易楚珩的辦公室裡炮聲隆隆。

「楚珩，你最近是怎麼了，老是出包，你再不爭氣一點，我真的沒辦法再挺你了。」易楚珩的叔叔易慶榮臉不紅、氣不喘的說，心裡想著，雖然他不是接班的第一順位，但比起在姪子手底下做事，他寧願當個永遠的老二。

「楚珩，MST的投資案你拿不下來，這我能理解，但你怎麼連幾件小小的藥材採購案都處理得亂七八糟，若你無心經營易天，我勸你快些從總裁之位上下來，

免得誤人誤己。」易楚珩的伯父易宗恒一臉痛心地說道。原本該他的位置卻被姪子搶走了，他怎能不快些在姪子羽翼未豐之前把大位搶回來？

易楚珩無法反駁，只能低著頭站在一旁挨罵，不明白自己為何屢屢做出錯誤的裁示，這太不像他了。

「楚珩，不懂就要問，不要自作聰明，易天的股價已經連跌好幾天了，再這樣下去，那些個大股東就要殺到公司來了。」易慶榮說得宛若他有多擔心易楚珩似的，天知道他近來扯了易楚珩多少次後腿。

弟弟已用股東們打臉姪子，易宗恒身為兄長，自是得提高規格再給易楚珩洗臉，「楚珩，要不是有你爺爺為你護航，你也坐不上這位置，現在你爺爺的身體愈來愈不好，你再這麼不長進，教你爺爺怎麼安心待在家裡休養？」

「楚珩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不要以為有你爺爺為你撐腰，你就這樣有恃無恐、獨斷獨行，看看你那些個堂兄弟們，哪一個不是每天戰戰兢兢、安分守己的為易天奮鬥，你要多學著點，知道嗎？」易慶榮嘴巴上說堂兄弟們，但在場的人誰不知道他指的是自己的兒子們。

易宗恒哪肯吃下這個暗虧，他二話不說以其人之道、還治其人之身，「楚珩，沒人奢望你能一個人撐起易天，你身邊還有這麼多親人可以幫你，你要是不好意思找我和你叔叔幫忙，你就去找你的堂兄弟，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很用心幫忙你的。」兄弟倆你一言、我一句，修理易楚珩修理得可爽快了。

儘管是一件爽事，但話說多了總是會口渴，就在易宗恒兄弟喝水解渴時，易楚珩的手機響起，他拿出手機看了一眼後，立刻藉故請走兩位長輩，「不好意思，伯伯、叔叔，是一通很重要的電話。」

聞言，兄弟倆相互使個眼色後，相偕離開。

直到辦公室的門重新閤上，易楚珩才接聽手機，「林祕書，沒事的話，妳可以下班了。」

「是，總裁。」

原來易楚珩早事先交代過自己的祕書林淑莉，不管任何時候，只要他的叔伯進入他的辦公室超過十五分鐘沒出來，就立刻打電話給他。

可惡！易楚珩高高抬起拿手機的手，想摔手機洩憤，可他終究是忍住了。

為什麼？他為什麼會一直做出錯誤的判斷？就算有人暗中設計他，他也應該要像從前一樣，輕輕鬆鬆就能化險為夷才對，怎麼會每一次都栽跟頭呢？

到底是哪裡出錯了？難道就像他的叔伯說的，他根本沒能力扛起易天，之前是他運氣好，才能一次又一次的衝破難關，終至得到爺爺的認可，讓爺爺把易天交給他？

易楚珩頹然的在沙發上坐下，用雙手蒙住自己的臉，再一次想起老人對他說的話，他不敢說老人是個活神仙，但開春都還不滿一個月，他就從一個倍受看好的接班人落難至此，再不想個辦法讓自己恢復往日雄風，他真的會保不住總裁的位置。

要再去找另一個童家家嗎？易楚珩考慮著，最後下了一個決定，就再等個幾天看

看，若他還是拉不回自己的聲勢，他就再去找另一個童家家。

找不到，還是找不到工作，眼看再過三天就是月底、她就要無家可歸了，童家家再高的志氣也要被打趴到地上，偏偏又遇到二二八連假，豈不天要亡她？

晚上十點，童家家躺在單人床上，用棉被把自己的臉蒙起來，痛罵著自己，她是眼瞎了嗎？怎麼會沒注意到今年的二二八是四天連假呢？

現在怎麼辦？假日去餐廳應徵工讀老闆會理她嗎？童家家叫天天不應、叫地地不靈，直想用棉被把自己悶死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聽見手機鈴聲，她伸出一隻手，摸來放在床頭的手機接聽，「喂？」

「家家、家家……」

聽見舅媽王秋菊恰似哭喊的聲音，童家家心一驚，連忙掀開棉被坐起來，「怎麼了，舅媽，妳在哭嗎？」

「家家，怎麼辦，妳表哥他、他……」

「表哥他怎麼了？」

「他跑路了。」

「跑路？」童家家萬萬沒想到會是這個答案，她知道表哥不學無術，又不甘心接手舅舅的果園，但也不至於弄到要跑路啊，「表哥為什麼要跑路？」

「他欠組頭好多錢還不了，就跑路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童家家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「舅媽，妳和表哥已經玩六合彩玩掉一片果園，還不怕嗎？」

六合彩是地下博奕，曾經十分盛行，雖然近幾年比較退燒，但還是有很多人暗中在玩。

「我沒有，我也不曉得妳表哥還在玩，是組頭剛剛找上門來，我和妳舅舅才知道的。」

覆水難收，童家家只能趕緊幫忙想辦法解燃眉之急，「欠多少？」

「三、三、三……」

「三十萬？」久久未聞回應，童家家差點兒一口氣沒喘過來，「三百萬？！」

「嗯。」

童家家聞言直想尖叫，「表哥瘋了嗎？」把舅舅剩下的果園統統賣掉，也不見得賣的到三百萬。

「家家，現在就只有妳可以救妳表哥了，妳今天晚上趕快夢一組明牌……」

「舅媽！」童家家喝停她的話，好後悔自己的少不經事，才會害舅媽和表哥陷入賭海裡不可自拔。

「不然怎麼辦？我們到哪裡借三百萬還給組頭？組頭說我們再不還錢，就要斷了妳表哥的手筋和腳筋。」

怪她對吧？她都逃到這麼遠了，舅媽還是要怪她？童家家覺得自己好無辜，不想承擔這個莫須有的罪名，卻又不能見死不救，「我知道了，我會想辦法籌三百萬給妳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組頭說只給我們三天的時間。」

「好，錢我最晚後天匯給妳。」

債務有著落了，王秋菊這才升起愧意，「家家，對不起……」

光一直說對不起有什麼用？表哥就是仗著有家人會替他還債，才會執迷不悟。想到這，童家家覺得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，是啊，她早該覺悟了，她沒有能力，也不想再為表哥擦屁股，所以就斷了吧，徹徹底底和那個家斷了吧，或許這才是她報答舅舅一家養育之恩最正確的方法。

童家家又慎重考慮了會，才淡然的開口，「舅媽，謝謝妳和舅舅的養育之恩，這三百萬，是我能給你們最後的報答，三天後，我會換掉手機號碼。」說完，她結束通話，再關掉手機。

童家家放下手機，四顧茫茫，她話說得大聲，但她身邊一個朋友也沒有，連三百塊都借不到了，去哪裡籌這三百萬？她自嘲著，無盡的悔恨也在此時再一次蠶食著她的心，讓不輕易掉淚的她忍不住掩面痛哭。

她錯了，是她太愚蠢，才會害敦厚老實的舅舅被六合彩害到連祖產都快守不住。她自小多夢，但大多醒來後就忘了，突然有一天，她意識到她的夢可以預知未來，就在這時，她的舅媽迷上玩六合彩。

她天真的以為，如果她夢到會中獎的號碼，舅媽就發財了。然後，她真的夢到號碼了，舅媽也真的中獎了，這樣的情形一次、兩次、三次之後，她成了舅媽口中的活財神。

然而，夢境不是她所能控制，也不是她想夢就能夢得到，漸漸地，她感到一股無形的壓力日日夜夜壓迫著她，她愈來愈害怕面對每天的早晨，因為她又沒有夢到舅媽想要的那個夢。

被逼到最後，她不得已開始瞎猜，想著槓龜也好，那表示她的夢不準了，這樣舅媽就會放過她，也不會再玩六合彩了。但她太低估人的賭性，尤其是曾中過大獎的人的賭性。

輸掉了所有贏來的錢、再輸掉所有積蓄，而那片被舅媽和表哥賭輸掉的果園，是壓死她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她不能待在舅舅家了，再繼續待在舅舅家，舅媽和表哥就不會死心，更可能會為了想贏回輸掉的錢而賭得更大，所以她收拾簡單的行李，告別疼愛她的舅舅來到她夢想中的臺北……

想到這兒，童家家用力抹去臉上的淚水，命令自己要堅強起來，天無絕人之路，不管是好活還是賴活，只要還活著，她的未來還是充滿希望。

賺錢最快的方式就是下海，但她急需三百萬，老闆會先借她嗎？低頭看著自己一點也不火辣的身材，童家家悵然地笑了，雖然她仍保有處子之身，可她又不是十七、八歲的漂亮妹妹，就算老闆肯幫她找恩客，她又能有多少行情？

三天，她只有三天，她又不認識什麼有錢的大老闆、大總裁……思及此，童家家的腦海裡跳出一個人，對了，易楚珩！易楚珩就是一個有錢的大總裁。

童家家連忙取來自己的包包翻找著，她記得沒丟掉，在哪裡？易楚珩的名片……找到了！她如獲至寶的將名片緊緊壓在自己胸口，這是她唯一的出路，她用她的

初夜向他先預支三百萬，他應該會答應吧？

童家家顫抖的拿起手機開機，再顫抖的撥出號碼，隨著接通的鈴聲響起，她的心臟也如鼓一般急遽跳動。

接電話接電話，拜託，接電話。童家家不停的默念著，終於，鈴聲停止，接著傳來一串低沉的嗓音—

「我是易楚珩。」易楚珩分心說道，他現正在書房裡加班。

對方久久未回應，他再道：「不說話，我要掛電話了。」

「等一下、請等一下。」童家家連忙出聲，深怕易楚珩真掛了她的電話，那她可能就沒有勇氣再打了，「易先生您好，我是童家家，您還記得我嗎？」

童家家？她怎麼會打電話給他？易楚珩一時沒注意到童家家不同於上次的稱呼與態度，他神色一變，快快放下手上的工作，專心與她對話，「記得。」

太好了，他還記得她。童家家按捺下狂喜再道：「請問，您還需要我和您假結婚嗎？」

她真是為了這件事打電話給他。易楚珩大喜之餘，也有點困惑，「為什麼改變心意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算了。」易楚珩截下她的話，「我們見面談，妳在哪裡，我過去接妳。」如果說，他上一次向她提起這個交易是無意的，那這一次他就是有心的了。

「我在……」童家家和易楚珩約在一個離她家最近的捷運站口見面。

「好，我馬上出發。」

易楚珩收線後，隨即再撥出電話，「益安，成了，你趕快幫我擬假結婚的契約，愈完備愈好，明……後天晚上好了，帶你老婆和印章到我家裡來，就這樣，掛……」

「等一下！」郭益安大聲喊停，早被好友的話嚇到心驚肉跳，「楚珩，你現在是走投無路，想死馬當活馬醫嗎？」

「對。」

還對咧，郭益安坐不住的站起來踱步，「楚珩，你醒醒，那老人說的話怎麼能信？」

「不然怎麼辦？再不想個辦法阻止我的衰運，不用別人轟我下臺，我自己就先摔死了。」他已經算不清楚這幾天他又做了多少次錯誤的決斷，再這樣下去，他不自動引咎辭職，怎堵得了悠悠眾口？

「楚珩，你冷靜一點，我們再想別的……」

「我很冷靜，我決定這麼做，掛電話了。」語畢，易楚珩快步走出書房，抓起大衣和鑰匙，用跑的出門。

易楚珩和郭益安通話的同時，童家家還不相信自己成功了。

這是真的吧？她用力咬了下自己的小手臂，會痛，是真的……耶！她開心到整個人跳起來，可下一秒，她意識到一個事實，瞬間，她的心涼透了。

她真的要為了幫表哥還債把自己賣掉嗎？童家家怔忡的自問著，這時，心底的一個聲音告訴她—不值得，妳並不欠表哥什麼，所以，回絕易楚珩吧。

對，回絕易楚珩，那樣她就……不，不可以，舅舅就表哥這麼一個兒子，回絕易

楚珩，那舅舅怎麼辦？

她不可以臨陣抽腿，她已經答應舅媽了，不能說話不算話。

幾番天人交戰後，童家家最終選擇了面對殘酷的現實，賣了自己，她還剩下什麼？

她再一次自問著，而答案只有一個，她只剩下骨氣而已，一點用都沒有。

但如果答應假結婚，她就有一千兩百萬，扣掉三百萬她還有九百萬，可以去買一間小套房，再開一間小小的美甲屋，她的未來會比現在更光明，她的人生會比現在更有價值。

思考完，童家家不再猶疑，她堅定的從衣櫥裡拿出旅行袋，把套房裡屬於自己的東西全部裝進去，穿上外套後，她留下套房的鑰匙，默默許下誓言，走出這裡，她的生命也重新歸零，而她的新人生，就從她與易楚珩契約失效的那一秒開始。易楚珩駕著一輛百萬名車在黑夜裡馳騁，在目的地即將到達時，他遠遠就看見一個小黑影站在捷運站口，童家家把頭垂得低低的，雙手向前交握提著一個旅行袋，寒風吹起她的長髮，那瑟縮又蕭然的模樣讓我不禁泛起一陣心疼。

不久，易楚珩將車子靠邊停，按下車窗喚童家家過來，待她坐上車後，他一句話也不說、不問，便直接將她載往自己的住處。

「喝杯溫熱的開水暖暖身體吧。」等童家家把玻璃杯接過去，易楚珩才在單人沙發上坐下。

溫熱的玻璃杯溫暖了童家家冰凍的雙手，而易楚珩貼心的舉動，則安撫了她緊張的心情，「易先生，您還沒回答我的問題。」

易先生？您？易楚珩終於發覺童家家的不一樣，但這個問題他可以晚點再研究，「妳先說，為什麼改變心意？」答案他完全不在意，他只是覺得自己有必要先瞭解一下。

「我急需三百萬。」童家家看著手上的玻璃杯說，不想多做解釋，但她知道自己非給他一個解釋不可。

果不其然，易楚珩開口追問了，「為什麼突然需要三百萬？」

童家家喝了幾口水潤潤自己乾澀的喉嚨，才望向他坦然的回答道：「我父親早逝、母親改嫁，是舅舅、舅媽把我養大，去年之前，我一直住在南部的鄉下。我舅媽剛剛打電話給我，說我表哥欠了人家三百萬，對方說三天之內要還，不然就要斷了我表哥的手筋和腳筋。」

聽完來龍去脈，易楚珩只覺得童家家好傻，竟然為了報恩不惜出賣自己，而他雖無意趁人之危，卻不能不抓住這個可能讓自己翻身的契機，「所以？」

「所以我想向您先預支三百萬。」童家家停頓了下，提起勇氣再說：「用我的初夜。」

她不只傻，還很愚蠢。話雖如此，易楚珩也不免要同情她的處境，「不值得。」

童家家擰眉，「易先生是指……」

「為了一個賭徒，不值得。」

不料童家家卻回，「用三百萬換一輩子的自由，很便宜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跟我舅媽說，這是我給她的最後報答。」可以給他知道的，她一個字也不會保留，不可以給他知道的，她會永遠藏在心底。

幸好，她雖然傻又蠢，但不會一味的犧牲自己，還有救。聽童家家自白到這裡，易楚珩不必再費心去研究，已經可以確定自己小看了她，果然是人不可貌相，他會記住她給他上的這一課。

這麼想著，易楚珩看待童家家的眼光也變得不同，而情勢既然有所轉變，交易的條件自然也得調整一下，「童小姐，很抱歉，我不能接受妳提出的條件。」

「易先生……」

「別急，先聽我把話講完。」易楚珩接著又說：「簽約金三百萬，一年之後我照樣給妳一千兩百萬，同意，我們就繼續談，不同意，請便。」

「你……」童家家瞠眼，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對她這樣好？

「這是一樁交易。」易楚珩先回答她眼底的疑問，再強調，「從一開始我就說了，我需要的是一段一年的婚姻。」

是啊，他需要的是一個假老婆，但那個假老婆不一定要是她啊。感受到易楚珩滿滿卻不願承認的好意，童家家暗暗再推翻前言，他不是一個怪叔叔，撞到他是她今生最大的福氣。

「謝謝你，大叔。」她由衷的致上謝意，看見易楚珩的表情僵了下，她登時笑開了，「大叔不喜歡我叫你大叔嗎？」

她分明是故意的，這個利用自己可愛樣貌欺騙社會的小騙子。想是這麼想，易楚珩倒也覺得挺有趣的，也就暫時放她一馬，沒當場拆穿她，「我说不喜歡，妳會改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就知道！易楚珩站起來，「走吧，我先把簽約金給妳，再帶妳熟悉一下環境。」話落，他往書房走去。

童家家快快放下手上的水杯跟上，「先給我簽約金，大叔不怕我連夜帶著錢逃跑嗎？」

易楚珩沒有回答，逕自道：「這裡是書房，也是我的辦公室，我放在書桌上的東西妳不能亂動，其他的，妳只要物歸原位就好。」他先交代，才道：「錢要匯到哪裡？」

她夢見過這裡！童家家難以置信的瞪大眼睛，所以她夢裡的那個男人就是易楚珩？她望向書桌，對，就是這些報表，他就是……

「怎麼不……」他轉身，見童家家直盯著書桌瞧，於是問道：「妳看什麼看得這麼入神？我在問妳話妳都沒聽見。」

「哦。」童家家趕忙拉回視線、收回心思，再伺機借題發揮，就見她拿起書桌上的一張報表，狀似不經意的說：「沒有啦，我是看這張損益表真漂亮，好像事先設計好的那樣，才會……」她乾笑了幾聲，「大叔別見怪。」

才剛剛跟她說不要亂動他書桌上的東西，她就亂拿，易楚珩本想唸她個幾句，聽到她後來的話，他登時改了口，「妳看得懂損益表？」

「哦，我沒向大叔報告嗎？我高商畢業。」這是事實。

易楚珩接過她手上那張損益表仔細看了下，「妳覺得這家藥廠的財務造假？」他正準備併購這間小藥廠，下個星期一就要報價了。

童家家裝傻，「什麼造假？」

「妳剛剛說這份損益表像是事先設計過。」

「哦，那個啊，沒有啦，我只是覺得它太平衡了，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，哪一次不是算收入和支出算到頭破血流，哪能這麼一目了然？」童家家故意欲蓋彌彰，「這家藥廠的老闆真不簡單，抓利潤抓得這麼準，肯定每一年都賺大錢，投資它的股東們也肯定會緊緊抱著這一隻金雞母，絕對不會賣掉。」

也就是說，他可能高估了這家小藥廠的市值？無心再管其他，易楚珩急急的坐進書桌前的那張椅上，說：「家家，妳自己四處看看，累了就去客房睡。」

「哦。」

搞定！童家家竊喜的溜出書房，而後躲在門邊偷看易楚珩，心中萬分感謝老天爺賜給她這個報恩的機會。

她記得那是她搬上來臺北之後的事，某一天早晨醒來，她發覺自己作了一個很奇怪的夢，夢境十分清晰，唯獨夢裡的那個男人，他的臉是模糊的，但她就是知道他是一個陌生人，場景也是她從未見過的，而她並未參與其中，她就像是一個觀眾，看著他演獨角戲。

這是一個預知夢，還是一個無意義的夢？她不確定，直到她反覆夢見他，夢境不盡相同，但除了他的臉，一切都是栩栩如生，這是前所未有的體驗。

為什麼會一再夢見他？她無數次問過自己這個問題，可都沒有答案，只是隱約的感受到，他可能會出現在她的未來。

於是，她開始刻意記住有關他的夢，她想，或許有一天他們真的會變成朋友，那麼，她就可以暗中助他避禍，只是她千想萬想也想不到那個男人竟然就是易楚珩。想到這兒，童家家突然感覺有些疲倦，她走到客廳的沙發上坐下，閉上眼睛讓自己稍事休息。

她不記得父親，和母親也早已斷了聯絡，這是她的命，她認了，但對於易楚珩，她不會輕易認命，她會牢牢抓緊那些夢，化解他的危難同時翻轉自己的人生，讓他們都能成為彼此生命中真正的貴人。

心中再無懸念，睡意也跟著襲來，童家家在不知不覺中睡著，然而，臨睡前強烈的報恩意念，卻牽引著她往夢的世界走去，讓她無法一夜安眠到天亮。